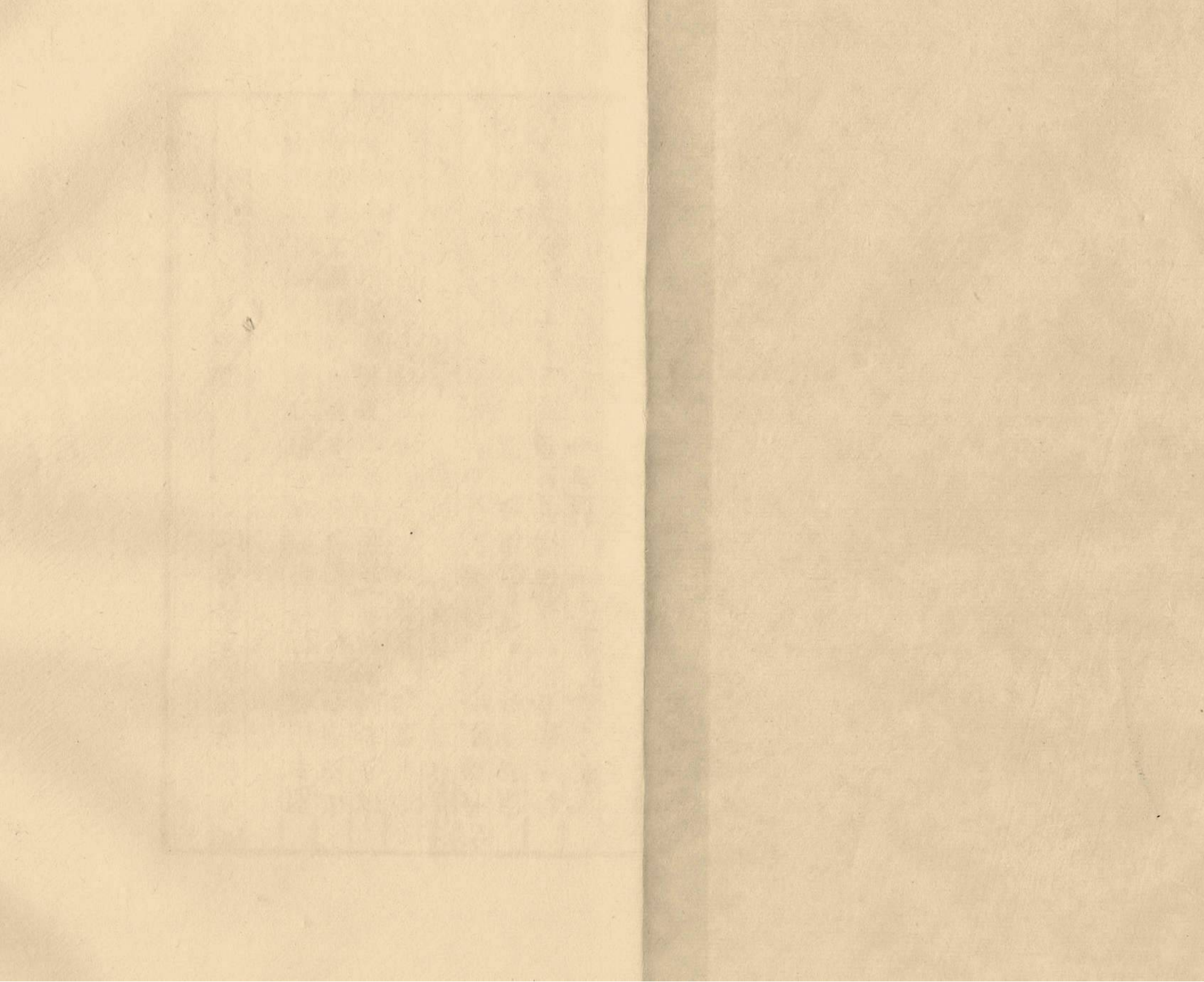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十二



書

之車

祥瑞

勸諭

交友

薦舉

邊防

醫藥

宗親

道釋

經史

隱逸附

天若

一丈

六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文章下

書十五

答進士梁載言書一首

與元九書一首

與劉蘇州書一首

答莊充書一首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一首

與崔學士書一首

與李生論詩書一首

答進士梁

集本文粹並作王

載言書

李翱

翹頓首足下不以翹卑賤無所可及

集本文粹並作乃

陳詞屈慮

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弃于

集作於

時將求知者

問誰可則

文粹作則可

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

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

文粹作道備德具

且猶

不足厚厚命況如翹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

得大而深閱者耶雖然意盛

文粹作盛意

不可以不答故敢略

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

進德

集作道

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

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

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

集作才

賢不肖分矣

此聞之于

集作於

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

長幼接

集本文粹並作決

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河

集本文粹並作江

海高平若丘山赫乎若日月

集本文粹並作火

包乎若天地掇章

稱詠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

春秋也如未嘗有詩

集有字

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

集有字

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

集有字

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

經

集有字

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

集作直

厚

集作立

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

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

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文粹有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

品之雜焉其同者也集作飽於腹文粹作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

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

章有六說焉其上文粹作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集作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是集作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

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

難此皆情有所偏蜀本作滯而不流不集作識文章之所

生集作也義不必深不主蜀本作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

教勸文粹作義不主於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

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集作有

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

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

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違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

不對也書曰朕文粹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

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集作閑閑兮行

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

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

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集作皆

足子三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

詞不工者不成為文且集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

乃能獨立乎集作於字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

曰言之無文行而集作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

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
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
曰攬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
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于時而
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
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
其道不可以不知集作其禮古人之集作相接有等輕重
有儀蜀本差列於經傳皆可詳引文粹如師之於門人則名
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
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嬰集有字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
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
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
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
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
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文粹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
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
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
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
近集作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
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
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

自述為文之意物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

間有一作若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

臨紙復一本有自字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

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

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一作會面心所蓄者

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

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留意為僕集作試為

僕留一省夫文尚矣二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

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乎言莫

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

至愚駮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飛集作分而氣同形異而情

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

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

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

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秦憂樂合而百志熙

二集作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

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

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

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

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

動救失之道輒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詞五言始

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過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

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

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

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

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泉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集有于時六義寤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一作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集有世字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

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濠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食集作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瞶瞶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

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弟

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為集作校書郎時已盈三

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

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論

集作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詞

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

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

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詩

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獎塞

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

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

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

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

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

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

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奴

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

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

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此無困躓若此嗚呼豈

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

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

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之

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

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

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

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集作升清貫出交賢

後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
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
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
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
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
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
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
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
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誦僕詩者此誠雕篆集作之戲不
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
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
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

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
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迤剝至死李
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
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
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
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
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裏中得新舊詩
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
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
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
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
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數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
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二韻至百韻者集作自一百四

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

集作

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

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徼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

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集作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澁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

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忻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倒集作則

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集齋鮮懽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與劉蘇州書

前人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僕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篇集作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覘草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

往一來忽又滿

集作盈

篋誠知醜老

集作老醜

冗長為少年者所

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

嗟呼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

集作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

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集作和

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

附前集成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

洛寄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答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

止以文彩辭句統

集作繞

前捧後是言

文粹作詞

愈多而理愈亂

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

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詞

詞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

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文粹作不

已資以學問則古之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

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

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

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

以集作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

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

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斝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

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

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

薛逢

某啓伏蒙仁恩猥垂下顧兼賜新詩二十首向風長跪齊
思探玄如畏途咀冰若旱苗蒙澤瑩心冷骨潤葉滋莖曠
無津涯杳邈集作失顧視秋日懸而氛昏息雅音作而聾聵
醒輒欲再蹟幽玄重開戶牖旁窺涉級漸冀升堂徒循夫
子之牆未夢江生之筆今則緘之瑞錦貯以盤囊不獨榮
耀於子孫實亦發揚於流輩生死幸甚伏計即離征鎮當
赴闕庭鼓萬有而鑪冶重開序羣倫而權衡再設使鄭衛
不作咸韶更張吹噓而寒谷春生霑灑而枯荄萌動天下
幸甚其此時或希匠化獲序宗彝願承舟楫之功得出風
波之路嗟歎不足繼之詠誦謹錄長句七言詩一首獻上
塵黷尊嚴惶恐無狀

與崔學士書

前人

賢弟過岐山賦謁讓帝陵二篇自三兩復莫究津涯煥乎
與日月齊明洵乎與江海爭大苞若天地速如鬼神迎之
不見其前隨之莫覩其後波瀾之外懲勸在焉崛起當今
峭若蒿華是以謂之文矣歎之不足繼之詠誦霜霧與懷
未即拜賜謹先奉狀代申誠款不宣謹狀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
而后可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
酸也止於酸而已為文粹有醢非不醢也止於醢而已華之
人文粹有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美文粹有
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一作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
義則諷諭抑揚滄蓄淵唐諱雅皆在其間矣然直署集本文粹
並作致

所得以格自奇前輩文粹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

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

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文粹

澁方可致文粹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

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集作嘗自

負既久而逾集作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文粹

長冰輕着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

田接楚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英華無自人又夜短猿

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文粹並得於山中則有坡

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

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集本文粹並作式鼓

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

鵬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

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華集作院

閉幡影石壇集作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

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

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

繁一作還集本文又遠陂春旱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

寥則有孤螢入空巢集本文粹並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

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度幾不瀆於淺涸亦未

廢作者之譏訶也又文粹無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

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劔更勝集作添健僕亡書渾集作似

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

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春歸未有又殷勤

元日日歌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亦集作

自憐自五更至此英華無

不拘於一槩也且集作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
扣我耳八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足下之詩時輩固
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文粹即知味外之旨矣勉哉粹文
旃作司空表聖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邊防上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一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一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一首

重與僧辯書一首

與高潛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疎戚希纂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

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社稷沾危鑿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越超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頔通鑑口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筭指畫戎略

樊滕耿賈勳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筭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權抃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

去否朝禍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唯許國任在勤王
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
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
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未旣
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
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
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關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
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
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
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破
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驚欣
華夷怖懼一作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
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
扈江川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討肉袒面縛歸首闕
庭即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
頽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
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
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朝私位
逾台袞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
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一作因
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
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
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申聞
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
多陳諱白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前人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
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以
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
政一作正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讎耻提携小
國願預蕃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勅須質便遣入朝部
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悛立志立義無負上
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勅旨馳遣渡江主上
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歧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
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
北郊旣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刃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
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軍之時投赴相積近
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
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鄉家緣岸村人復有舟楫
且蘆箬荻筏竟浦浮江千百爲群前後相繼吾已勒兵案
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死不可更生
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
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使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
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
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
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遺翻見怨尤一何
非理若使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軟去歲
柳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
盡沒白帳皆浮旣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裴旣退
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炎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天道而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師詎
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

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為騁力揚
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沓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
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逞効詎有成
功六州勇士雖其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
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
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
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鈞
甚利蜀甲殊輕槩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檠日一作陵
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侯車騎三字一作停國家
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
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於賁海王儀同虎視
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
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
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
蜀氏羗之兵烏丸百虜之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
一作吾陪薄相懸何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
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
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
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罔宸
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恠大軍多士希惠矜一作務弘
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
蕃禮天心無爽遐邇一同一作知投筆悚慨不復多白陳諱
頓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前人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况周陳款好一
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夕勅邊吏拾椽之

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置立巴州多歷
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稱蕭歸忽
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淄瀆疑衍涉澌一作便置城隍謀
為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一作顧一作仍縱蕭氏元
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
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為
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勅軍司以禮
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
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隣惠無候涉言放一作下漸東唯言
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荆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絕
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曠民豐雲夢
之田楚王為寶吳當勁蜀晉拒強秦資彼山川並為州
鎮朕若弃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
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蕪葭之地哉幸非
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
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前人

君一作名一作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通
交愛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晝不供王府
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服嚴冬持兵抄歲開冰踐露
一作炳一作火宵行便屆含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略非勞六竒薄
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已來所關疆界不過
郡邑今茲赴捷一作援一作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
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况孫處宗之叛徒
正搥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
制五嶺遐負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

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帥某馳往稱慶徐君
一作呈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

前人

此篇移入六百七十七卷贈答門庶幾一事相

次今存其目

重與王僧辯書

已見六百七十七卷

前人

與高潛書

宇文憲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

周書本傳作納履

惟宜承始

屈兩河仍圖三魏

本傳作位

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去季

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

隆景業興稽山之會惣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

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

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

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

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

之道路無俟滂說吾以不武任惣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

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

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

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

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謀

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本傳作甲

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

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

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邊防中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一首

為李密移郡縣書一首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一首

報竇建德書一首 諫曹仁師出軍書一首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

想比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

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徂南逝遊一作蓋不

獲已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款到背飛之始曲憲申恩公

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

非一緒所以爰詔大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

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張郃歸曹操魏洽未詳再歸

曹王棄其大青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

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

於京輔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

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為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

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姓名呈

為李密移郡縣書 已見六百四十六卷 祖君彥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 前人

父藉英風未由披覽其為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當

清吉父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

弱攻昧 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生民

塗炭天下是以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於丘山莫不奮白

旄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

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衆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

大造區夏振茲長策濟此橫流義勇如林雲合響應東窮
海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為我有公早發風雲之志獨
宣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為殘
賊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扶累卵如
坐積薪靜言思之可為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戮晉
則苟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擅榮寵
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
作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檢納
脫更遲疑必為人制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
在朝夕翹足可見薛雄比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
邀擊隻輪無返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
然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舡車下粟艦艦相尋足食足兵如
貔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

臨何處逃死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宣往意

報竇建德書

唐太宗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余之歎良用興懷鄙息有違齊楚
交絕自遠勞師旅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無仇隙彼之於
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蕃皇風久扇恒衛之地素為我
有足下首為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責躬由已公主飄
寓歸寧本朝並得保宥危亡負荷大惠親隣之好昭然著明雖
則俘若王官前疑作前左傳同羈馬既懷坦蕩曾無蒂芥庶
此冠蓋相望輶軒繼軌引弭兵之義彰方穆之期如何信
不由衷翻懷慝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背德之蹤遂為戎
首吁可恠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滔天猾夏自貽伊戚疊毒
三川一作自貽伊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黎元推轂投
柯申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洛結壘伊瀍

拯弊除凶屢摧群醜其餘渠魁危蹙獨保孤城重圍已合
自知淪敗苟延朝夕之命空為銜誘之言其濟惡反善雷
同寇逆適所以心同霸楚若非國家膺圖受籙剪暴除凶
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膝稽首著在前聞
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淪盟誓惠職此之由又世充與足下
舊稱和好中途翻覆罕能結誠遣使頻說匈奴一作欲令
侵伐冀土外欺內忌唯利是圖居安尚不自存處危何力
之有決國今糧儲罄竭帑藏空虛析骸煮弩命懸晷刻足下
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求外費理殊盡餅
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地屠城親至東境孟海公歷時抗
禦未即從順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逼求知一作義所不
取是以案兵辭使思全世充又我國家不遑及遠海公援
絕方歸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榮下一作諸州隣近東

鄙以足下風牛罕及亭成靡戒農居安堵未相猜貳所以
曹公兵前並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常之地進無
投迹之所退有迷據之色誰為計者良非上筭比者漳滏
喪沒既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相陵侮方深
起難所以故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茅警路候騎啓行
乃與足下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鏑暫交彼之士馬自相
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師之禮未通雖則為彼禍先能無
懷愧國家夷兇撥亂唯以匡時濟俗不欲窮民極武專任
甲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善可否之事幸速圖之若不獲
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諸軍霧合指
日風驅屬橐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覆醢雖悔難
追必然一作繼好息民更敦前好況兵交使往遲覽還音

諫曹仁師出軍書武后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部集作部勒以征匈
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擇旅以告成功故
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略地而還
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
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
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臣恐集作曹仁師未識典
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
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
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
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迴兵之
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祁寒
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所發之處却迴到雲內城已
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
以巨愚筭十不存二若送南中散就諸州路程益遠疲瘦
更極以巨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
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
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
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
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
臣抑臣度輒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
足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
臣願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一首

與程將軍書一首

諫雅州討生羌書一首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州軍書一首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一首 上周相公書一首

祥瑞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一首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一首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一首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一首 與寧王憲等書一首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

王勃

昊天不忱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懿親
 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為慟其誰為慟乎僕與此公早投交
 分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迹共申家國之
 讎而負一作有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旦長訣嗚呼哀
 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依興言追昔良
 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具承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
 託夫一作之下走夫撫今懷昔理寄斯文旌德叙功事屬知
 已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喈雄藻一本作伯喈待林
 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不為誰當為者但
 恐位卑先達材非拔萃虛承厚睠不副高聞聞一作意謹遣
 舍弟勛往面取進止臨書啜泣慘愴不次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承集

嘉惠深用慙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集

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崇集王業道集

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每集申集管庫之集

士若僕者天地中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集

明之曆材不應集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適集時集

不能包周身之防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道集

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為仁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集

以絕機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集

矣其於木也班垂無所錯集其鈎繩其於駕也良樂無集

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敷之詔集君侯緝雍熙之集

道曲垂提獎廣賜集游談謬集以樗櫟之姿忝預賢集

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昇堂非集

夔牙不可以擊節儻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疋夫竊議語集

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集

明之累耳必能一眄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集

隗居禮賢之始則當効駑鉛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集

之典謨憲章文武之要道集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集

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正集

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慙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集

門清切造別無緣官事集牽纏程集期有限某尚期集

辭滿儻汎孤舟萬里煙波舉目有江山之恨集百齡心集

事勞生無晷漏集之歡嗟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霑襟集

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為過集

謹不多談

右一篇與將軍書非論邊事也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舊唐書聞道

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

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

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唐書作雅

州邊羌自有國唐書集本並作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且唐書

作一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

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

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

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二十

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唐書

一本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越武之將屠十萬衆於

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唐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

宰唐書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唐書作身是

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

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顛之兵將襲吐蕃

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

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

為不兼賓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誦金牛

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

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

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賓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

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

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

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

其收奔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

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

唐書集本並作觀

蜀之西南一

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搔唐書作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唐書作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

且蜀人疋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弃龜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集作惟動情有不安今

唐書有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唐書作亡又字未有集作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唐書有又字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事書

前人

月日清邊道行軍大惣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刺史并諸將部校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久統兵馬勤國捍邊不至勞弊也某如常以比賊中頻有人出來異口同辭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飢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某先使人向營州昨廻具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各已猜貳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兇渠正在今日大軍即以二月上旬六道並入指期剋前同立大勳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為掎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已見五百六十七卷獨孤及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呂溫

某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動限軍期撫事知難夙夜憂積蓋以運路擁滯私鹽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勲德茂著朝廷毗倚中外具瞻勤王則知無不為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旌集作麾眷私之餘已列集作此事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對駁之初便具聞奏所以遣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模悉令諮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院狀報伏承司空德

量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鹽法隄防已
行文牒斗門開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九
牧忠動三軍意開而遠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感況某奉
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喻下情

上周相公堦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
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
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

雅維清

維清是頌非雅

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

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

受殷王專征之命也

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

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
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

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

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

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

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

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

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

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

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

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集作西

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

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

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

乃集作謂莫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其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櫟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吾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祥瑞

為建安王荅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尊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非事乃先知集作九百士眾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伏乃是其常今白日投營集作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親離眾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勵士卒秣馬嚴威因此凶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集作全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蜀本作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眷知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群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蜀本國名又附麗音離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

之之道也有安阜

集作附

之喜

嘉集名作

焉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其屬畏威崩

折蜀本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

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集作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

讓之責而默默耶一作賀也愈再拜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盧照隣

幽憂子學道于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藿堅卧於一巖之曲

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病愈

視其方丹沙二斤穀楮子

則山中可有丹沙則眇

然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隱士多玄明膏中有丹沙八

兩予時居貧不得好上沙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充用

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羸

卧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

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一作別須

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須六十四千也空山卧疾家業

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辦則委骨於巉岳之峯

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

貴族王公卿士於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

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

傷心儻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

則越石原憲不辛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荅深仁

若諸君子家有好妙沙能以見及最為第一無者各乞

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未見力不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

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案劔同掩體骸云爾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前人

山信一作僕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左史范履冰水部負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符璽郎喬俛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尚矣殷揚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頤不能自己余以其為人也名過真其一作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逸疑作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鄩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屬多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巨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下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若茲此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一作所獲福慶思與士君子共之

與寧王憲等書

玄宗皇帝 開元中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舊唐書作高高高舊唐書作高殊無極

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

四五日身體舊唐書作輕生羽翼朕每思新唐書作言服藥而求羽

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

經國舊唐書作繪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

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
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與舊唐書作欽歎者也頃因
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去服之必驗新唐書作壽今
分此藥願與兄弟等等新唐書同享舊唐書長齡永無限極
新唐書作借至
長齡永永無極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勸諭上

與侯景書一首

諫陳寶應書一首

與徐僕射書一首

報尹義尚書一首

與侯景書

高澄即齊文襄王

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責成一作誠任重終之實難或殺身

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一作等於熊掌

夫然者舉不違一作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

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纒纒襟一作衿期綢

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

相成立一作生生非無恩一作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

馬食一作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祇於親戚意氣相傾

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不忘一作忘軀眷為國士者乃立漆身

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

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節一作義欲存一作持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

之疋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

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

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反一作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

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

以自保率烏合之眾為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

蕭主一作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

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一作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

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異一作口端之說遂懷

狐鼠一作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此一作比來舉止一作事已可見人

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在一作付司寇意謂李氏未滅

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

晷漏追慕永遠五內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私思効力

命卒成功業前一作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

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命旋

軍待時更舉今寒飈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威一作靈龔行

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外感恩一作德上下勦力一作齊心三

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

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人負我一作

我負不使我負人一作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使一作決有改迷之路

今誠刷英華作制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

卷甲來朝鞞弓一作垂囊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終身世

四字一作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並一作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

喪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為可信之事今王思政韋法寶

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若欲刺之想

有餘力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即加寵授永保疆場君門眷

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為通家共一作卒成親好

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

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來

向此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決使來賒緩

不赴期會國有常刑以明君法今一作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

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眾不以為

強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為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異

處一作門垂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為酸鼻見者相為寒心

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一作也在禍福

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不自思致延後悔駟馬

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一作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

云司徒本無歸西英華作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西兵將至遣

遵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為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將遣一作書故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遣聞房已還一作遠遂復停廢一作發未知遵道此言為實為虛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一作皆梁書侯景傳

諫陳寶雁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

南史作艱蓋避

唐世民諱並易以他字後同

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

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悒陰將盡常恐卒

填溝壑消塵莫効

陳書南史並作報

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

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

陳書南史並作察

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

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

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

南史作勳俗

往因多難杖

劍與師援旗誓眾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

匡時報主寧國庇民南史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

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

天下沸騰民

南史

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

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屢

陳書南史無此字

折從衡之辯策名

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

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

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

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

軍惑於邪說翻然

陳書作遷生

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

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

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

陳書南史作筭

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

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自天厭梁德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

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

剪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

也豈非歷數有歸陳書南史作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

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

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

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

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

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蕃戚之重擁東南之

眾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實融寵過吳芮析珪判

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

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頌陳書南史作頌潘純陀李孝欽歐

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肯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

軍豐非張綉罪異盧陳書南史作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

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

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

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南史一作

隅亟經摧劔聲虧魄陳書南史作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

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二字南史作知首鼠兩端唯利是

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陳書南史作繫

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

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軍之眾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

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

南史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

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

來

事子陽季孟傾沒

陳書南史作覆

相尋餘善石渠

英華作餘

危亡

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

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

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

陳書南史作日

君而孤立危急之下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

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

之勢

陳書南史作事

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

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昨疋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

此移一作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顯連城數十

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

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豈陳書南史作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

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

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言之宗社寄聞明者鑒

未形智者不再計英華作計始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

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

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

脩藩服北面稱臣者乎陳書南史無此二字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

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

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

誅其甘陳書南史作甘之如薺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溪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

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

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一作露恒嚴寧

假公超之術霜飄虎距一作詎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

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

廊廟時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

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一作陪

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

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

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

歲時嘗瞻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憐以禮

言歸馭駟俱反何期毳毛溷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翻摩霄

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

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

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于仙嶺

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

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

歧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

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勸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

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

荷文移通賜論及輶軒既已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

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一作此不亦難乎夫以死夫

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

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伯

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

直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

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

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歆君子知其不

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

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北之
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
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
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減稱吳主之賜微躬邁
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漣洏周知所運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目想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
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厚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年無
年言叙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澆
澆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
居此字無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
無慙古人蓋延之弓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
一作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大拯生民戮巨海之

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有言
交州在於天際則輸賕王府屈膝閭門川洞酋豪強梁溟
海神兵一作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于武庫
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
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
邵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
破藥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外降懸壺
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
歸鴈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
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穀棘之牛自保由其
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唯歎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
拯溺每切皇遺翻鱗見機覽此字無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輶軒
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請言尋雅告

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
中流是維同惡燕禽一作旗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
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
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
荀瑩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
大帛處彼高闕庭奏歌鍾座延僑盼賓客之致一作叙方於昨
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
平義應旋及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一作之隣
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后左傳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
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
容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
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吝一作
擊壤之年唯欣堯俗若耶之復一作長保安卧時恩之一作不棄忝
亞宗卿非得侵官天袞但當令芄芄在詠濟濟盈朝才冠
卿雲智同荀郭文詞富於江海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
之間侍奉青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祈聞聯類非宜更其
多惑若使良有一作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
信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書一首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一首 諭江陵耆老書一首

與陳徵君書一首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一首

在北齊與宗室書一首 答周主論和親事書一首

論妓妾改嫁書一首 上吏部裴侍郎書一首

與親情書一首 與執政書一首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書 陳子良

大唐相國錄事參軍正議大夫壽光縣開國公王季卿頓
首頓首致書隋季將軍王仁壽足下夫幾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能轉禍為福改敗
成功斯乃非常之人能立非常之事信乎此說寔有由焉
比以隋政失馭主上昏狂或東討勾麗填屍滿海或西征
且末曝骨成山法令滋章賦役殷重金玉窮於玩服民力
盡於池臺飢饉於是荐臻盜賊為之蜂起四海鼎沸天下
嗷然生民塗炭萬無一在此固將軍之所知也豈待繁述
哉固知長惡不悛禍盈必滅否終則泰理數皎然當今相
王啓聖應天順民龍飛受圖神武作宰撥亂反正大拯黎
元四海於是來蘇九服所以款附如珪如璋之士踵武雲
屯如熊如羆之臣排肩霧合伊呂之儔也韓彭之徒歟莫
不咸騁藝能同申智勇共為表裏造我國家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濟濟巍巍無能名也將軍外氏宋國公昔在隋朝

功深佐命聲侔衛霍道亞蕭曹本以無辜枉被誅戮悲感
行路痛結於天而况渭陽之情切於恒品相王志存追遠
愍彼冤魂乃贈光祿大夫揚州惣管宋國公可謂封比干
之墓式商容之問廬一作以古謂今足為連類其子懷廟今
任光祿大夫相府禮曹參軍次子渠師相府賓曹參軍為
王爪牙早樹勳績已雪冤耻彌暢昊天將軍甥也聞之豈
不欣感但季卿之與將軍忝是宗友義同昆弟結髮投分
彈冠比肩俱侍龍樓預陪鶴籥屬時君道喪天下崩淪衆
叛親離莫有固志欲効嵇紹之忠殞身無益空軫袁安之
歎流涕何言時事已闡智愚同見今承將軍擁兵雲夢建
旆荆門水淹既多疫癘逾甚人無半菽師老則離何不以
順天時早圖富貴爰率所部歸我霸朝享榮祿於子孫書
功名於竹帛趨履南宮之上徐輪北闕之下鳴鍾列鼎珮

玉攬金豈不懋歟豈不盛歟時者難值而易失機者在速
而不遲成敗須臾寔由反掌但季卿仰與疇昔交情不踈
輒託雲禽遠披尺素一作瞻心瞻目擊擊一作事請不遲疑願
保垂堂自求多福季夏炎盛體力何如願恒勝納遠惣戎
旅不乃勞神季卿疾弊承乏使蜀尋望入朝冀即來儀諮
勸在近無任傾仰謹奉尺書披筆潸然此不多具王季卿呈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

于邵

某月日某官某乙謹奏記相公閣下羌戎之患蓋三代矣
秦漢以還怨詐更作詳諸舊史抑有前聞今則乘我間釁
于茲二紀亂華謀夏腥聞于天貪恠無厭暴殄斯極侵軼
我湯沐震驚我兆人十月之初中官駟至密奉宸翰遠使
臨邊拜受遂行赴敵宜速西山之役尋已加兵將赴急宣
不遑啓處所以晝分忘食夕惕懷冰關山阻隔信使頓絕

北望雲關南馳夢魂近者日有京信方表朝廷清晏雖寇
猶外姦而人內驚然則回中未靜郵役仍勤相公維嶽
降靈求巖作輔不學古法知機其神是以聖聰寄揚我武
既奉鑿門之禮具稟至天之誠折首摧鋒計日我捷詩云
赫赫南仲獫狁于襄不其盛歟伏以令公勲庸冠世焯見
于天受三一朝將相之託有萬人父母之愛方謝安之
體大知鄧禹之道弘相公特稟廟謦龔行天討分邠寧拔
距之衆兼漁陽賈勇之軍偶俱無猜上讓下競用獎王室
作為人網一舉而大義全暨勞而殊功倍以此衆戰何戰
不剋以此滅戎何戎不盡其疑作某遠承惠顧委分知歸感
遇因時若已之甚延首北嚮一心如丹謹遣某官某乙奉
記陳情不宣某乙頓首再拜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
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
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僇集作
悍世文粹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
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乎
且今疑作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文粹其廟者將祈年穀而
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饌而虛文粹其
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集作祀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
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饌而尋其報則破人之
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
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
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寤遠
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

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
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與陳集作移元衡君書

皮日休

衡君足下行竒操異集作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陽踞見
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桎拳
冠冕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
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于世集作利
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其說耶日休聞古之
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愾
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
俗不能得其集作數字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故也此
之謂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
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為恠行以動俗詆言以矯物上則邀

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
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或集作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
傲節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唯清風
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
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
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
由夫樵蘇之民耳況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點
虜之患嶺徼有通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
戰慄於巖廊百執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
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立
繻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
所高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趺以
應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勳銘於鍾

鼎德著於竹帛集作油素可不戩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
郡守薦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固接物日簡
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
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也丹青於世矣豈為集作道
隱哉將為名隱乎則名隱者為恠行以動俗詆言以矯物
足下之道伸之而伊夔屈之而夷齊豈為集作名隱哉將
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
足下頃薦名於有司徒集無此字客位於侯伯豈謂性隱乎然
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卧哉如終卧陵陽而
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
焉吾弗之為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也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二者聖人之所
不為足下之學楊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如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則惟集無此字舜不為高蹈也舜不為真隱也足
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
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也以直氣吹
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於朝廷次按察于
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道寧四夷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
反祆為瑞使陰陽易愆為穰然後以玄菟樂浪為持節之
州崑崙崦嵫作駐蹕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是
道也集作果道行是道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
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叶集作僕之志
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於御者用
以吐僕臆中之竒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
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拜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徐陵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亡繼絕往帝之通規
分災卹患聖王之恒典自躬厖既散詐偽萌生時託親隣
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於至誠
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獎還嗣本朝勅喻分明言
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
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彝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
恩寧是悠循一作常之恒事王太尉勳踰呂望德冠伊衡凡
厥英謀筭靡遺策豈容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
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
兇寇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荀家八龍信復在於今日
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
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

具來意昔相憑苦衆文用秦政疑作是假隣國之威以備
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
故當携諸舊隸率我賓遊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
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迴旆如其彼相未悟
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
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
及蕭淵明疏

在北齊與宗室書

前人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
霸無勞委劔之鋒開國承家實饗食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
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一作耆舊先賢通人多士或以天下
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
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分雖

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壹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一作主戴主拓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官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叙鞞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嘆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遙遠靈王思其舊宅此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佇眷比一有月應雩龍星移穀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興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薨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鬻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挂榻之恩一作州將欽

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一作弼梁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李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乏叨造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猥狁之災越界風塵復蹈一作無復輶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寃膈臆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為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慙卻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纔有塊氣夫迷山之客遲遙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烟於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艦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闕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之

山遙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躬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

答周主論和親事書

前人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忠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一作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亭育黔首故張旌以往拭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覲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卿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隣敬開東款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斯乂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頓首

論妓妾改嫁書

李諤

臣聞慎終追遠一作追遠慎終民人一作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一作臣之內有父祖亡歿日月未遠一作子孫無賴便分一作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經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舊情若弟兄聞其亡歿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治理一作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文粹有再字拜書吏部侍郎

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文粹作乎義在

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

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文粹無此字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集

參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文粹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

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自集作衷事符則感形潛於

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披文粹肝膽集作是布腹心庶大

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

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

干時高談王霸銜材揚已歷抵文粹公卿不汲汲於策集作

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

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

阮瑀入幕則高謝郝超昔聞二字文粹作聶政荆軻刺客

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

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集作於下官見接

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効輕生

而答文粹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

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父集本文粹嬰羸恙藜糗集作

無甘旨之膳松楸闕遷措之資撫躬存集作亡何心天地

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

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

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已文粹三年而凶服

之制行集作終哀痛集作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酸

文粹夫怨於心文粹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

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亂文粹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

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
以為非晉君待之愈文粹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
厭萬乘之處集作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
至集作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
公集作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
榮寵苟背恩而為文粹並集本効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
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既
集本文粹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况
並無既字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集作入塞之魂母切倚
此字廬之望既文粹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文粹憂
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協天經明恕待
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効烏鳥集作之私情寬
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與親情書

前人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睽索累年存沒寂寥
吉凶阻絕無由會聚集作每積淒涼近緣之官左一作任
海曲便還故里冀叙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
折簡辱遠漂淪雖未叙言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
賓王疾患忽無况耳集無此初至鄉間言尋親故集作者
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
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
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
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展接以申闊懷取此月二十日
接桐成禮事過之後始可得行祇叙尚賒傾系何極各願
珍晶還集作無所詮

與執政書

張說集無

說拙於慎身往年遷流嶺外亡親愁懼痼疾增加比蒙生
還曾未數歲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凶苦不獲侍側比
於他人情實不等在禮君親同貫事君無負事親有負不
能殺身以自咎責乞過祥禫報國非遲三度表請不蒙矜
遂當是文墨不盡宣一作苦心投公執事乞為一言聞達不
敢守禮抗請直是私情乞先一作恩若以此情可矜猶冀聖
人萬一哀憫若將違越甘心待罪謹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六

登仕郎胡 柯 卿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唐人書啓雜文等多不避諱間或避者有之今
並從元本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一首

與從弟評事書一首

與表弟盧復書一首

與弟莒書一首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一首

復親故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答李清河書一首

與馮宿書一首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自出江都

集作郡

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向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略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諸

集作書

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

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

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

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

背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怵發悸嚴子

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豐巧言潛構期僕傾危

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一作市賴於自慎且得集作幸且

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智集作勢窮力屈集作特將集作無

控告未始怯事也一作情事也始末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

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

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戶集作之

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

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集作無罪割離恩愛直措心於

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
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
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
三北而鮑子不以為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可集作而
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技蹶躄干進荏苒歷年
固以為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則不
知弊帚之貴末路多艱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而平生
萬事為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耳誠耻令名之
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偕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
梁傳班固猶云未為不遇况僕集作擬字有非其倫遇已過彼顧
多慙色豈敢然而更求歟足下知心當明義有所在耳尊
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離別春秋高矣晨
昏久違僕豈復規規然徼無妄之福在悔愆之動而迥無
所恃單子獨立萬一蹉跌或遠庭闈朝心不開暮髮集作一白
行已五十獨不知命哉是以冒死抗疏乞歸侍親集作一
則視集作潔膳以展下情二則辭蒲而無貽憂集作周字有易曰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取此義亦自卜者審也顧恨上
負明主丘山之恩未有消塵之答下愧知己提獎之力卒
無知集作如言之効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
徒退有後議竟不集作未獲盡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讒
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庶
承顏之餘放性自適軒冕之事亦去儻來林澤之間聊足
散慮縱絕後望亦了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
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
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從弟評事書

蕭穎士

朝得書爲正不佳又前意已決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吾
素志踈野平時尚不求仕進況今豈徵榮祿哉前赴牒追
者蓋爲三道重權冀以疇昔厚眷計議獲申惟薦群才庶
其裨益今既一言不見預一士一作生薦不行方復規求一
中下郡佐而利其祿秩豈在疑作意耶況馬墜所傷全未
平復方恐便廢自是棄人才既不足採而加此疾苦更不
復力強耳韋二十五與弟昨言中丞必須相然始下筆才
非樂生不望擁篲志力弊困未堪詣府日日如斯與斷莫
定來中丞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可料斷一作何負使司作
此相陷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可復加於首吾計決矣之死
始疑作靡懼弟無或焉再申意二十五官無爲咄咄見逼
也爲曾間最傷心力甚弱書數行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
致姓交遊早識中丞今海內未靜之秋加之疾患傷損不
蒙恩卹過秋羈迫亦知命矣吁何道哉

與表弟盧復書

李華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路
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徃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
疥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卿漸減弟勿憂之與弟
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爲
寡姊下爲孤甥求爲鴈門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
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
一身萬里省姊淮南此二難也喪亂已來時多苟且松貞
玉粹亦變頽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
金石之聲冷然在聽此三難也五姓之中盧爲峻一作茂
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土唐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久
弟其勉之盧氏有謚翁祭法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爲

廣訪求也南祖分於何祖帝師合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爲
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軍器舅神道碑後具房族由來意
欲如軍器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
華質性鈍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晚歲思夫子互鄉之見
林宗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中易乾坤作元之說曰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地老氏所
弘夫子即述既自以爲戒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
能容納時人是以相箴努力無忽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
處得消息無忽忽不次華敬簡

與弟莒書

前人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令吾將息一一用汝語
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昔
田仁任安俱爲大將軍舍人卧馬廐中無何詔大將軍出
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
冠帶顯頽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
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
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
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
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施惠於朽壤枯
木哉莒省吾書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

徐陵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王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
天下盡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沉默謝氏混玄名貴公門與言

華卿子而秦峯阻復浙水悠長諮許無因但用窮結比青
萋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康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
令則擁麾之日徒去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
竊承富春頃歲多難存臻邑閉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
零落不存太傅齋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
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吏一作誦經督郵無事唯應
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
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覩冒苟去光陰風疾彌留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移中
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唯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折骨
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
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
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
澤故得周行紫閣外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
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典
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斯訓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
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
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條逾深方事祈寒
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頓首

復親故書

魏長賢

自向者惠書義高志遠謂僕干時非其義自貽悔咎勤懃
懇懇誠見故入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
奉於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趣
世隱屠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屺橋之上矣或有
釋賃車而匡霸業委輓輅以定王基由斬祛而見禮因射
鈞而受相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於直道九死不悔甘心

於苦節者矣皆奮其泥滓自至於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
終一致擁其大要歸乎忠者而已矣自頃王室板蕩彝倫
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受
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梅福所以
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僕之先世傳於儒業一作訓僕
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代矣安
可自同於凡庶取笑於兒女哉僕誠不敏願得鋤彼草茅
逐茲鳥雀去惡樹善不違先訓自以身沒九泉求仁得仁
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
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
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
之言敢不敬承佳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與俗人道
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哉

與夏縣崔少府書

已見六百七十二卷

李嶠

答李清河書

君白辭間累月益深勤系秋候尚熱惟兄動靜云云君粗
爾推免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
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
生於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
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夭闕同志遽絕絃之
傷有識深埋玉之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藻綴鮮華姿
彩秀舉故已久處一作大府呈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
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
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
病爲感槩之資羈栖無學植左傳之伴終能抗跡泥滓高
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俊文章蒲談者之口亦爲難矣加

以重襟期勤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繒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遺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為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賻千古之下凜然而獨一作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費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久又頻齊施贖莊之餘颯爾復盡今授衣俯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叵追感道路屑泣而簡書是懼贈一作襚莫申夫古今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紊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西江之潤方為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群願獲申豈惟崔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幸甚明日西上不果拜辭伏惟珍重

與集作馮宿書

韓愈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而不自聞其過慄慄然唯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趣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一作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集作來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去去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
委曲從順望抗本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去去
命也集有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
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
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
忘也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勣 校正

交友下

答侯高書一首

與微之書一首

答知己書一首

道釋部隱逸附

與逸人徐則書一首

與逸人王貞書一首

與道士徐鴻客書一首

答馮子華書一首

答程道士書一首

答杜之松書一首

與侯山人書一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一首

與濟法師書一首

交友下

答侯高書

文粹作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

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文粹作在

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

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

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

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集無此二字文王孔子之道

未絕於地集作世也文粹作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

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

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集有而字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

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沉浮集作浮之時乎集有時字苟

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沉浮之時則必乘流

望風高下焉九字文粹作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苟如此雖

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集有之乎不脩吾道而取

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

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

集有畏於文粹匡圍於文粹蒲伐樹於文粹柘黜逐於魯絕糧

於陳蔡之間文粹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文粹無

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

子正已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

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

于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集作而人之不信也

與四字集作不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

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

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

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集有而

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

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無此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

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集作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

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集有也

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

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

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

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

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集有爾其能遠之與

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

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

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

九字集作有得於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
吾之功者去爾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
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
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
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
與吾子之於我親集作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
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
集作動於吾集作字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云云
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
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與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集無一字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不得足下書已集作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

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率集作牽

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柰何

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

報病集作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歿之際不

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

郎便請以待盡集作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觀集作觀

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

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

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集作至家人幸

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幼集作小弟妹六

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暖飢

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

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甚集作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
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
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
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
置草堂堂前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
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
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徃動彌旬日一作月平生所
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
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
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
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
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一作巖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
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
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
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
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答知己書

集作謝舊恩書

劉蛻

蛻嘗感近世知己集作友隳離交道沈集作曠廢不忍終日疚
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
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
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
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
紹介之口不因媒囑之勢纓綬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
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者時蛻之遇執事於南康
時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
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覆集作往踰時將止復動雖人

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紿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二字集作竟之意蛻前日來求人為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集作盡此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於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具式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道釋部隱逸附

與逸人徐則書

隋晉王廣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空玄相濟一作宗齊物將將字無深明義味晚達法門悅性冲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木栖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嶠一作嶠猶

且騰實江淮籍甚喜其嘉名四字作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

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一作風已冷海氣將寒

偃息茂林道體休逸一作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

八公羽一作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

往一作已說遵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

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也一作已

竚望披雲

一作皆隋書徐則傳

與逸人王貞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劒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干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騷彥籍甚清風為日夕矣未獲披覲良深延佇一作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一作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

霞之外茂陵卧謝一作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差一作先

有歸來之作優遊儒雅何樂如之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

崇餘一作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道至於揚旌北

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

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

詞章苑囿栖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

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虚心無信投一作皆隋

石一作之談空慕鑿垓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一作皆隋

與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夫天地閉而賢人隱少微光而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
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為美齊
物攸歸雅節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密未遇玄女
思逢黃石誰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尊師八風五星

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

野鵬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星霜猶未授道是日仁

人隣除一作暴靜乱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尊

師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

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麗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

歲云暮矣桃花源穴一作隱處想見其人早赴六軍孤已勒彼

州令以禮相送冀面披述書不盡言密書至鴻客臨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

忽同過隙合散消一作動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

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東

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為樂

雅會吾意一作心吾河渚間集有先字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

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
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蕪糠
糝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
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集作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
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
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廐搃十餘間奴婢數
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蔗菜黍秫而已春
秋歲酒以時相續蕪多養鳧鴈廣牧集作雞豚黃精白木
苟集作杞薯蕷朝夕採掘集作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
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
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集作
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集作之思覺
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集作潭並釣

俛仰極樂戴星而歸題歌詠賦詩以會意為巧集作不必
輿夫閑人更相唱和十字集作不必與夫集作孤住河渚傍無四
鄰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集作
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之有妙集作力省
功倍不能暇鄰也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畏名
教物然風月之際徃徃有高人體氣蕪特受英華作巧性思
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
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
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代集作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
操蓋孔氏龜英華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為集作曲
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
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耿集作吾所居南渚有仲
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

疾不得交語風神蕭蕭集作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

有典刑先生又作集作處集無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

物寄道縣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

收白牛溪賦韻趨高竒詞義晦集作遠嵯峨蕭瑟真不可

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

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集作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

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

以相示可與青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集作王途漸

亨天災不行年數集作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

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

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

有志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

湖海之上一作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

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

常劣劣不能佳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

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集作北山松栢羣

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五字集作

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

誦書優哉游一作哉聊以卒歲首夏集作熱足下何如

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集作南風略示

所懷敬願珍集作厚不一一王君白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一作之也吾嘗讀書觀覽

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一作趨識人情之大方

語默紛雜是非淆亂夸者死集作摧烈士殉名貪夫溺財品庶

每集作生各是其所同非其集作異焉可勝校一作哉故吾

答程道士書

前人

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其集作問莊

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曰

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為謀

蓋為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欲自適其適非敢

非足下之議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為足下陳之昔孔子曰

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玄而乘關西出

一作西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

玄致弘濟之祕藏實寄冲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

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為者

無不為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

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為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

苟違其適則何為而不闕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闕

之名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闕

故能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闕雖有

神禹將獨柰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

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為鳥喚於天夢為魚沒於泉言

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

自得接對賓客則樂集作恭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

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

神明一作情安和血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

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

數箕踞散髮玄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

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集作光宅一德續明

六經吾嘗好其遺文集作以為匡代之要略盡矣然嶧陽

之桐以集作係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

漢集作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用集作羽翮故頃一有已

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

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海之上心遊魏

闕之下雖欲行忘不覺坐馳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

轅適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佳但欲

乘化獨往往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役目契后集作諛莊子作諛

子勉建良圖因山僧還略此達意也王君白

答刺史杜之松書

前人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

承欲相招集作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

徒集作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抑集作有由

焉集作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集作淵明對酒非復禮

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

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集作兄弟以俗外

相期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

詩唯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一作風新年則栢葉為鐻

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集作庭

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

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一作修東精神揖讓邦

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座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

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與侯山人書

于邵

侯二山人足下所示三論鈞深索隱俾夜作晝殆浹辰矣

如登泰山徒仰其高若涉大水不測其深言哉斯言蓋不

可得而儔矣以此究天人何道不弘以此圖戰伐何敵不

剋以此養精神何壽不長可謂通幽洞微垂代作教寧止
士林爭劬求道趨風乎予復何才敢承末學已令繕寫藏
諸袖中剋心寶持不敢失墜幸甚恐須舊本謹勒專送猶
賴發蒙何當訪及閑宵對酒斯以為榮不復一一于邵頓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
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朝學聖人之心
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
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
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集作天下甚矣何貴乎
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世集本文釋作後有聖人如仲尼
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人
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

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戒勸銘於

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

之於鼎鼎之辭可移集作遷之於山山之辭可書集作遷之於

碑唯時之所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亦文釋作以紀功於黃鉞

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

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

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

詠其形蜀本有容字與其音聲文釋作都與其財用之多少銘鑄之勤勞

爾非謂勒功德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

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

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他人

皆不知乎十二字集本文釋作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

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

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文粹作父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鍾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名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居易上人侍者集作左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回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惠集本作文粹作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

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集作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集作以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瘡一作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

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

減如其本文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

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

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

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

切法故隨機集作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

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

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

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

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

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之集本文粹心

況後五百年集本文粹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

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

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一本有又可乎既未能觀

與嘿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集作依語則上六經之

義牙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

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

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

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

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

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

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

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

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

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

集有且心字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

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

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

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集作陰者色受

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

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二十二字文粹作識緣名

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受觸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集

文粹有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集作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

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

或殊而而集本文粹作其於輪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集作陰中則

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一本有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

想集作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

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

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

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

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

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聞集本文粹作問

居易稽文粹作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登仕郎胡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薦舉上 銓選附

答張九齡書一首

與權侍郎書一首

答柳福州書一首

與兵部李侍郎書一首

為人求薦書一首

與祠部陸員外書一首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一首

與鄭伯儀書一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一首

代書書一首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見張九齡集

忽辱賤翰喜慰張集收集退自惟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

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唯以

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

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

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

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狐之

可為而悠悠之徒未是張集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

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

無隱匿文粹亦死為明分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

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與權侍郎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

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

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

尚姓美其文粹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

位故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集所以待

此三字

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
考試不本儒意選文粹有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
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閤下豈
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
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集有而
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
生文粹作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閤下因從容啓明主稍
革其弊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
第一二字文粹等其有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爲次
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
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
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文粹後君子之儒
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至衆而人
物殄瘁而廉耻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
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文粹行者俾之入仕
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集作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
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
物不以集作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
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
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
即天下之士靡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
士得無廉耻乎冕頓首 六月十四日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懇勲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曰
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
在於禮部吏部吏部集本文粹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

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
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
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
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
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
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
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
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
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
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
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集作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
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
則不能回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佗時有通識懿文可以

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

集本文粹
並作齷齪

科第也明經問

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

文粹有
釋字

通其意則牆面

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

於疏注之內

文粹
作中

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

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

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吏部

三字文
粹作

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

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

上其手

文粹
作才

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

古人云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

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常情為近

習所勝役役

集本文粹
並作沒沒

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

二字集
作去

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

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
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止文粹也來
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復遠之不可
復邪復因緣漸廢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
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 八月十一日

與集作兵部李侍郎書巽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
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
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
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經傳
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
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
為太山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

為雷霆風雨竒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
事也集無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智一作益困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
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擣手以上然
則非言之難為集作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
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
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
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集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
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
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
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
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前人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集作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也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六字杭本作其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焉一作馬價增增一字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某再拜

與祠部陸負外薦士書修

前人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

升乎

集作干

堂而望乎

集作干

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

及輒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集有同字司貢士者相知識集作識深矣彼之所以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以言矣集作亦可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蜀本有于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

以非耕之時集作則以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集作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

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

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

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

為人溫良誠信無邪妄詐集作佞詐之心強志而婉容和

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集有已字

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

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

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

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

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

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集作論

之期乎有成而後已集作止可也有沈杞者張弘一作弘者尉遲

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

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集作材實主司疑焉則與

集作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

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集有亦字幸在得中而未知陸

丞相集無此二字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

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

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

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然集本注作蔑蔑無聞

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集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

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宴娛樂為事獨執事

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

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

一作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集作

前人

進士侯喜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集作迺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恠其久無集作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宵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

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集作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與鄭伯儀

集作書

歐陽詹

居方足下胡姪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悵暢遐亦可悉華下來人伯儀居華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遊集作而能

復歎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有以集作必拒集作必情懷歡古

人所難集有難字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輒

分間布白致以牋素居方忖覽知及遠瑋四十九年之已

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

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

也為社稷焉集作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

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後

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

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眾不可逢而安集作命

之是用啓稍異之間集作問始集作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

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

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中人二字集公侯子孫

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齋郎限以

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

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

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

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畢至然後擇其

利用者實之器三字集中方則善於圓中圓則善於方器

器集什木材也者在堅貞而可久集有人字才也者在德行而有恒不可

久不有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

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是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

人之徒歟況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

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公集作卿相者有之忠與孝

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則於國良為閨門重則為朝廷

尚此古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交游自

貞元之初于今十有三祀孰熟孰通用得居方之為人甘旨可求則

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當
行則必在交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
方之性愛悌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
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閨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
少哉嘗清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
其暗然而章惡自銜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
詞場僕恨恨如失才不集無如居方地不集無如居方方
於所得詎止乎得然諸科中升平一科矣將宜存一梁一
笥一矰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怕以
循黜陟俟乎暗然之來也況近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彌
篤焉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待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
孤遠官棺櫬悉居方竭力已可行咨乎可及飢飽不異魂
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在昔如居方束帛

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謂雖從家命亦已非矣悲哉
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為知人曩得居方將集作為居
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知居方矣如其
知如其知竟履死和以叶愚念得之以道為美為傳不得
之以道為回為憲明時之令人豈不善歟而叙不周此亦何去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相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
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文粹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
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相公之信於其
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三字集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
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文粹作則知人文粹作不易也豈惟霸
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
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集作放驩殛鯀胤三苗

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邊
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
尊驩堯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集作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
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
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
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之爾君子之惡惡也
嫉始英華作妬罪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
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
世存亡國焉耳蜀本有矣字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
始不用管夷吾未有集作用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
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
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

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
其人加集作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文辭天子之大
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蓋得其人亦
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
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
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集作觀愈者集作
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文辭年
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
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
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
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
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蕭補闕書曰郊之五言

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

作詩三百首杳然集作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集作豈

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

詩曰食藜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則集作有闕誰謂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復集作有張籍李京儉者皆奇士集作

也未聞執事集作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

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

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集作不能盡其材如勿

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

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

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

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集作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

矣況其待常常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以集作好色如集作好德者也雖

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

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

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

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

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

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聖

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集作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

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

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

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集作善人良士則

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

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

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
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柰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
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
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代書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
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聞集作人今之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
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軻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
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余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
文輒來示余余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
一日盡齋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余告行欲舉進士余方淪

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
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
此札爲余謝集作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
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
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余文友以余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
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
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
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舉薦下

上宣州高大夫書一首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一首 上周太祖書一首

答劉秀才書一首 與史館韓郎中書一首

論鄉飲酒禮書一首 移史館書一首

復友生論文書一首 請韓文公饗太學書一首

請孟子為學科書一首 移成均博士書一首

舉薦下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去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一作義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

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牧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牧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

出於公子無駭

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

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

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

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

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

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

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

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反國為

氏生為賈孫叔敖為艾也為啓強為子馮為掩為罷屈民生屈

蕩屈到屈建木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

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

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

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

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

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時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

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

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

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二字集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

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

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

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

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

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

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入

塞免胄戰死儀草集粹並廢武后詔集粹並玄義助處俊

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為
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
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
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
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
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定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
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
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
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
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
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
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
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

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

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

宗好書尚古封集本文粹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

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

請集本文粹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

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使賊

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文粹作

公文粹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詞制策科

當貞元時河北背一作叛齊蔡亦叛集本文粹有蜀亦叛吳亦

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

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

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集本文粹朝廷不由兵士

無於字

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
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
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
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
也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
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材叙用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
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四字
集作
忠盡忠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
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
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
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
効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
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以其集作
其永無
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
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
以務舉自觀之法則集本文
辨作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
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
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詞彩適茂
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
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
云三月不仕則相乎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
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噓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
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牧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
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牧再拜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不害天嘉初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
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
澆風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欲一作無節是知施設

訓範一作是以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

以正一作陸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

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前知一作是前亡干戚

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剥戎狄外

侵姦回內燹朝振一作聞鼓鼙夕炤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於

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於灰燼一作手蓋成均自斯墜業

瞽宗於是不脩褒成之祠不一作非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

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躬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

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馭一作外統握鏡臨寓道洽

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

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行一作紆迹儒官選公

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

接社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

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

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輜駕列廷青紫

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

暨乎兩晉斯事彌隆蓋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

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

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

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闢

闡一作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

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一作筭輕獻瞽言伏追

悚汗一作增悚惕

一作皆陳書本傳

上周太祖書

柳虬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鑒誠也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
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周書直筆於朝
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
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
能直筆人莫之知北史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
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
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
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
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北史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
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警言訪之眾議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
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蜀本有實錄字則善惡自見蜀本有然此

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

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

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

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

浩范曄亦族二字蜀本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

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

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

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

數豈一人卒蜀本疊卒字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

可自欺率蜀本作敢為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

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憾感者猥言之上苟加一

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慶令就集有功役也賤不敢逆盛

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慶令就集有功役也賤不敢逆盛

指行且謀引去且傳去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
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
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今傳三字無此萬世集有若無鬼神豈可
不自慙懼一作豈不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駭亦粗知自愛實不
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一作磊落掀天決地
集作地決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一作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耳
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頓首

與史館韓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積前與集本文粹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

逢即故刑部郎中集作外郎負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

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樹不起末以左

拾遺就拜之適集有祿山朝奏京城集作懇於上前求為

賓介立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

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

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文粹乃偽集作暗其口文粹

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

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

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

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

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集作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

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

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

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懦

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

亂矣王澤竭矣集有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能

集本文粹作曰春春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

為鵠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梟者十恒一作八九

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末

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

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積嘗

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蒸

蒸集本文粹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

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述集作序甄生之本末去及逢

既長耕先人之集無字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

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集本文粹

有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

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為集作於

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寬其父之名不在於史

將欲抱所冤詣彼集無字京師告許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

以愚料之甄子文粹僕短馬疲集作瘦言簡文粹行孤集作約

不為驕闖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文粹以臨之固無

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

與積遊願得所冤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

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耶然而

誚笑之下集本文粹幸垂察焉不宣元稹謹再拜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集作俎破折樽

孟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

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

用其道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

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

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為王侯化陶

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
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
謂王公大人者集作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擊蹠稽首
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者不敢近妾婦
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
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慙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
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折以奉髡褐能速化其耕
稼陶漁乎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
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集作援集作昭
昭然柰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
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
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移史館書

前人

蛻早懷忿憤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遇蠱惑病妄
集作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
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水下比湯
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
崩樂壞揚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
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集作而
亂中正集有自晉已來相率詭恠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
衣冠苟未往者不其集作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
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間作詐
偽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竊護其事以愚其民
為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偽而及諸身也其集作欲教化因
集作天下之心以助刑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
為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

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復出一
天下二字集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
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
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為百家所託
善惡焉其不為則已若為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
唯能言亦欲言其時得其時不汙若奚斯史克者也無
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
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去
集作私焉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性
雖極頑冥亦知喘息汗下見詎訶之甚難招怨文粹作禍患之
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

道而未得者文粹無者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具按上有一

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

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飾車馬故無

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傷集本

文粹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集本文粹無

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集本文粹粹我太甚

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述一

道論文書曰七字集本文粹粹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

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

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

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

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

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

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

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

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其集本文粹實史耳

學者不當渾集本文粹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

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

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

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文粹作非是聖人旨也蓋

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集作有緯

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

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強集本文粹名之耳非

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

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

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

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

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

於外也謂經語古而集本文粹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

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陘春秋壬午

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

又可見也英華作言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

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

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

貶文粹有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

能措一詞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

哉前所謂自集有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

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

優而辭劣耳易之翼曰繫辭此四字繫辭曰齊小大者存

乎卦辨集本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

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

臯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

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往者揚子作

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

曰玄集本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

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物惣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集本有宜耳何異塗

去去文粹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

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

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脩耳大凡辭集本

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集本援膚集本爪而自矜於

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集本事以明之而已矣

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泥集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

之可也如或文粹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

於死後則萬集本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

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

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

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

噫天地又否忽泰則平日月又昏忽開則明雷霆又息忽

震則驚雲霧又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

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于集本文粹吾唐萬世之

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

集有字道口吐聖人集有字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

食於夫子之側吾集本文粹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

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

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

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

黎文公之文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

得孔道集本文粹燻粹作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集無字千百士之

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

文曰如集本文粹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

列以日休度之集本文粹設使公生于孔子之世公未必

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

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鄭生杜子春馬融盧植代用

其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

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

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反集本文粹

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者集本文粹則未以乎典禮為備

也集本文粹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

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為學科書

前人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

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集本文粹子者必斥文粹

無而字

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二字集本文粹常置博

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而集本文粹無而字其書汲汲於後

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句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

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

是觀之孟子之集本文粹無之字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

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

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五以孟子為主有能

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試八經苟若六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文粹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前人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上自天子

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

於珩珮鏗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爵又甚於前世而未

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文也為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脩然六籍儀形乎

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郎反決句釋者猶萬物但

被立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立造之源也夫
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
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規音規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
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
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
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
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
泯泯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
其位者不愧其道處其集作於職者不惰其業乎否則市大
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
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
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事業集作
者精者進而惰者退言得而私日發集作非惟大發於

儒風抑亦不苟於祿在八下之道和及太學也其利可知
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峩峩於成均之門者吾知不頌
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